

太原縣志卷之十三

藝文二

國朝

遊晉祠記

博學鴻詞  
翰林檢討 朱彝尊 竹垞

晉祠者唐叔虞之祠也在太原縣西南八里其曰汾東王曰興安王者歷代之封號也祠南向其西崇山蔽虧山下有聖母廟東向水從堂下出經祠前又西南有泉曰難老合流分注於溝澮之下溉田千頃山海經所云懸甕之山晉水出焉是也水流會於汾地卑於祠數丈詩言彼汾沮洳是也聖母廟不知所自始土人遇歲旱有禱輒應故廟

太原縣志

卷之十三 藝文

一

特巍奕而唐叔祠反若居其偏者隋將王威高君雅因禱雨晉祠以圖高祖是也廟南有臺駘祠子產所云汾神是也祠之東有唐太宗晉祠之銘又東五十步有宋太平興國碑環祠古木數本皆千年物酈道元謂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是也自智伯決此水以灌晉陽而宋太祖太宗卒用其法定北漢蓋汾水勢與太原平而晉水高出汾水之上決汾之水不足以拔城惟合二水而後城可灌也歲在丙午二月予遊天龍之道經祠下息焉逍遙石橋之上草香泉冽灌木森沈儵魚羣遊鳴鳥不已故鄉山水之勝若或睹之蓋予之爲客久

矣自雲中歷太原七百里而遙黃沙從風眼眯不辨川谷  
桑乾滹沱亂水如沸湯無浮橋舟楫可渡馬行深淖左右  
不相顧雁門勾注坡陀阨隘向之所謂山水之勝者適足  
以增其憂愁怫鬱悲憤無聊之思已焉既至祠下乃始欣  
欣然樂其樂也由唐叔迄今三千年而臺駘者金天氏之  
裔歷歲更遠蓋山川清淑之境匪直遊人過而樂之雖神  
靈窟宅亦憑依焉而不去豈非理有固然者歟爲之記不  
獨誌來遊之歲月且以爲後之遊者告也

唐太宗晉祠碑銘跋

朱彝尊

唐太宗自晉祠興師定天下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御制碑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二

文及銘勒石於叔虞祠東隅碑陰列長孫無忌蕭瑀李勣  
張亮李道宗楊師道馬周銜名後人覆之以亭而庸工以  
字畫上石稍淺遂刻而深之帝嘗自述作書之法惟求骨  
力骨力既得形勢自生不意爲庸工改鑿而骨力形勢俱  
失矣予嘗五至祠下輒摩挲是碑覽古興懷集少陵野老  
詩句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書於庭柱富平李因篤子  
德見而賞其工因遺書與予定交於其歸也拓銘一本贈  
之而書其後

右子友朱竹垞檢討晉祠遊記竹垞來遊晉祠歲在丙午二月予以先一年乙巳二月至相去二十二年予復以藩佐代篆來晉陽重拜叔虞祠下再酌難老回憶昔遊恍如夢中記昨各別竹垞於都亭賦詩贈別有琮琤難老泉分流注蒲稗中有長生蘋蔥青儼圖畫竹垞之流連於此地者可謂久而不忘矣子昔年匆匆一過不暇爲記今又以簿書所苦腸胃俱俗又不能記篋中攜竹垞此記覺再爲之亦無能出其右因爲勒之古柏下記予兩人來遊歲月竝附予舊吟於後以誌之他日竹垞或再過此當撫之一笑也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三

叔虞祠畔柏蕭森難老泉頭坐夕陰石鏡流輝浮碧藻  
松蘿曳影起清音山名懸甕崩崖險堂憶青華接翠深  
漫向殘碑傾濁酒望中落日下疏林

遊晉祠者多矣惟竹垞先生爲此記獨勝余辛酉八月  
因公暇過訪山川酌泉枕石覺凡斯祠所有者無不一  
一從記中指點而出洵非此記不能名狀是祠也周君  
梨莊與余同歷官晉陽再遊祠下亦憶此記不忘欲余  
書之以永其事因留藁太原段子絳字叔玉處適余友包子  
夔言詠爲宛水土屬竹垞先生所引重躡甕山之屐遂  
於段子處攜其藁來且促成之爰不辭而書焉特恐筆

研俗紕不副周君所請然余心慕此記之雋永絕塵竊  
樂附名其後臥游褚墨之間故不復記工拙云康熙二  
十七年歲次戊辰八月中秋上谷劉星東軒氏跋并書

祝孫縣尊壽帳

魏象樞傅眉代作

吾聞治晉陽者必言尹鐸其後任此邑者無問治否人皆  
類以保障諛之尹鐸亦豈易及者哉歷千有餘年始得見  
今邑侯遜菴孫公公以甲辰名進士來治是邑天性愷悌  
下車日卽教戒丁寧不以搏擊博聲稱未踰月晉陽黔首  
皆不忍欺號大治於催科日期無逋吾不忍督迫使無升  
斗贏於收徵曰苟數色足尙何耗吾不忍作輕重於取用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四

曰給價何行戶於諸生曰汝自愛母入於非道於訟曰吾  
卽能得其情教不必撲每自言曰吾力安能令晉陽人皆  
不我怨但求自心不愧其退虛處實蓋如此之數者晉陽  
黔爲口實皆彰彰較著者若孫公者足繼尹公矣今正月  
八日公初度邑薦紳皆躋公堂獻壽索不佞言爲介不佞  
性疎慙不能文章媚人聞公治行爲吾山右最因書所聞  
勸公酒自信非類諛者比詩曰令德壽愷人壽公公壽國  
豈僅壽此藁爾邑

重建晉祠碑亭記

太原府知府 周令樹

山海經云懸甕之山晉水出焉周封叔虞於唐地在晉水

之陽後因更國號曰晉既入趙氏曰晉陽智伯決晉水以灌晉陽是也其水源出二泉清冷可愛立祠以祀唐叔不知始於何代而晉祠之名始著於唐高祖以唐公起兵禱於晉祠既定天下立碑頌德太宗自爲銘若序書而刻之其辭雖鋪張揚厲不過言唐叔以懿親分封德澤久遠而已至宋以禱雨靈應封其神曰興安王爲汾東王固已陋而不典乃宣和醮文又有所謂顯靈昭濟聖母者意以爲唐叔之母春秋傳言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既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是則聖母蓋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五

邑姜也唐叔爲晉始封之君廟食於斯固宜邑姜則武王之后天下之母豈宜降從其子以祠又不正名爲晉之先妣而冠以他號若媪神之云比於黷矣然流俗冒昧徒以手文瑞故相傳聖母爲宜子孫之神遠近尊奉作殿當陽香火雲集而唐叔之祠反退居其旁朽桶數楹草莽不可以拜尙賴貞觀之碑巋然獨存故祠不遂泯滅稽古之士猶有考焉嗟呼祀典之譌翻久矣太史祝宗之職廢而方士浮圖之教盛行琳宮貝闕遍天下應禮者十不得二三使有狄梁公其人者出焉其所釐剔當何如也惟是晉祠之祀唐叔與泰伯之廟於吳正同固宜世世無毀其聖母

廟雖不應禮經特以唐叔故追崇所生猶愈其他怪迂無稽者又以民心胙饗之久勢難驟廢若奉唐叔於正祠而以別殿居聖母庶幾近之令樹承乏茲土與有鼎新之責而絀於力窘於時愧未能也乃者巡行農桑道出祠下摩挲貞觀之碑徬徨者久之往崑山顧炎武爲令樹言唐宋人題名及詩多刻之古碑陰碑陰旣滿往往闌入行間此碑獨以御製御書唐人無敢刻一字至宋始有題名碑陰及兩旁者而正文特完好又郡人傅山言少時見碑榻極精後少模糊有妄男子鐫而深之頗失其質今視之良然碑故有亭今就圯矣圯且不利於碑夫以神堯創業之跡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六

與太宗之文之書皆赫然彪炳天地者千年來斯祠得存於荒榛敗瓦之下者茲碑之力爲多又其辭核而蹟完好考古者有所據依摹榻少損猶足爲之太息而況其岌岌於摧毀乎乃屬太原令臨川萬先登鳩工新之退而就論得失爲文鑱諸壁間後之君子登斯亭覽斯記知令樹所以愛護斯碑之意奮然起而釐正千秋之祀典以竟令樹所未及爲則令樹且附以不朽矣時同遊者炎武之弟子吳江潘耒山之子眉令樹之子慎及壻常搢先之子昇例得並書康熙壬子端午後三日太原知府延津周令樹識

重建望川亭記

周令樹

懸甕之山空中而多竇晉水自其竇出沸而爲泉噴而爲瀑瀦而爲潭流而爲溪可沿可泳可漱可濯翼之樓可以登跨之橋可以坐而山之頂乃童然無奇峰峭壁使人躋險而忘歸者以故來遊之士率及泉而止謁晉祠而休若不知其有懸甕者然此豈山水之奇果盡於泉與祠歟抑人之耳食而弋名於游亦不免歟壬子夏予與客再游是山甫入祠綠陰漫空清水見底瀑泉挾雨而怒如素蚪作其鱗墜於潭聲呼呷然洗盞聽之不知日之將夕也乃意謂懸甕之奇必不止此於是捫葛踐苔循祠之陰以達於嶺十步一折得平地而休焉則見遙空澄明萬象在下麓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七

臺罕山之屬如屏如案了了殘照間汾川下裂石之口東南流抱故太原城祠下之水注於雙渠瀉於平疇斗折蛇行以入於汾兩川之間綠野丹陂相錯如繡隋宮唐壘極望蒼然至是而懸甕之奇始盡客復從草間得片碣辨之知爲古望川亭之墟乃謀諸太原令萬君鳩工庀材旬日而亭成於是游晉祠者稍稍登懸甕矣嗟夫山川之勝概何常顧人之寄心何如耳孰奇嗜癖之士一邱一壑自以極宇內之奇而達人曠觀則五岳三山或同於部婁今夫晉祠非不幽且秀也一泉焉望之而忘疲一石焉踞之而戀戀游斯者自以爲得矣而一登斯亭則見夫天空而水

流日生而月沒曠然有遺世獨立之思焉回觀向之所欣  
有不茫然自失者乎異哉超乎境者乃可以窮乎勝也夫  
孰能遺境以觀物者吾將與之登望川之亭是爲記

大中丞申公重修晉祠記

狀元

呂宮

按山海經云懸甕之山晉水出焉翦桐之封厥國名唐至  
子燮因晉水更號曰晉晉於春秋稱望國焉溯厥源實自  
一泓始地形志有云晉陽有唐叔虞祠愚意必後人以國  
號因晉水而爲之者宋天聖間因德水之澤又復建女郎  
祠乾寧中以祈禱有應守臣請加號昭濟聖母廟額惠遠  
至明洪武四年改號晉源之神其廟貌經歷朝營建亦甚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八

麗而壯矣舊制於廣惠門東至三門焉門之外則合南北  
輪蹄衝衢其堡堞峙於上是爲廟之所由出入者今神廟  
固已奠安而三門乃日就頽圯閱歲洊久更加兵燹則愈  
有崩墜之患凡經臨於此者惟是山水之樂率過而不問  
則於昔人德神之意邈不知省而於愛民之深故推崇澤  
民之自之心更邈不知省矣可勝歎哉大中丞申公以間  
出名世從 龍碩輔特任 聖天子西臂股肱以來殿  
是邦巡狩所至兩由晉水每殷然起爲民請祈之念詣廟  
祀禱睹門楹摧侈輒憮然興歎弗怡者久之諭僚屬曰嗟  
乎神之澤施於民千頃汪洋非一方利益之門乎甘霖遍



潤允全晉利益之門乎廟貌弗飾人將安仰享神之庥而  
褻神之宇焉能徼福於神明耶遂銳欲補葺爰是捐俸爲  
倡卽不日成之焉故一材一木未仰給於長官而負畚荷  
插已樂推於伉士雖登登憑憑是版是築乃無擾民力無  
奪農時無伐林麓無煩鞭朴而夏屋輪焉雉壘固焉門庭  
殖殖綽楔奕奕植塿髹塗倏忽改觀人疑若有神工鬼斧  
者然嗚呼公能竭誠丕基乃大壯也非急民事而崇神棲  
威信孚而裁制果其孰克始之孰克終之乎議者謂公之  
忠貞端亮敏識周通敷歷中外蔚然時望匪伊朝夕矣其  
撫晉也明足以燭奸慈足以育衆故修明典法整頓綱目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九

於凡立條教屏寇攘訪病苦抑豪右無不殫厥心力則雖  
遐陬邃谷無處無檄文諭士炳若日星旣已威振惠洽百  
度以貞庶務聿興千里輯寧而尤勵清素以軌物慎端慤  
以律人崇禮讓以化下秉公正以率屬蓋方急急於祛吏  
弊拯民瘼而其餘力猶且察及於此細舉乎曰匪細也公  
蓋念之矣祠神者晉水之源也晉水者全晉之源也源厚  
則流長源薄則流涸公方欲舉全晉而俾之丞民乃粒無  
一夫之不獲欲厚其流顧得薄其源哉則是舉也公固於  
全晉斯民起念非區區一隅之間也厥係鉅哉予年友郜  
君煥元甫令是邑深服公有是舉深服公念切民隱而有

是舉也敬走使乞余爲言以志不朽云

重修惠明寺舍利塔碑記

徵士 傅 山 撰并書

蓋聞究竟堅固無間熏修苟虧實因安証眞果漏成無漏  
視娒女如木人情度有情拒耶輸以華氎秘密有在爲諸  
天說法於胎中神感無方使羅睺受生於指上始知三世  
諸佛皆從此生一切凡夫悉趨於死命隨染淨道由性成  
者也是以圓滿十七地於羯羅藍身具足萬億劫之阿賴  
耶識不離本際還攝威神譬彼金剛畱斯舍利豈若夫獨  
生獨死見斷見常臭盛革囊朽遺骨聚澄泉眩葡萄萄之朶  
荷華淫鳧雁之音鴻毛共輕賀孔雀之智草木同腐折旃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十

檀之薰蒸沙入火濟成乾惡露浸蓮花愈萎陰貪五濁神  
負二親者耶故梵天爭取國土均分劫盡收藏龍宮取水  
晶之塔報身鮮白天上游珊瑚之林世尊尙惜團泥童子  
誰能補糞盤頭珠在過去妙心寶掌錢流現今快樂五法  
利益三遶吉祥佛有成言吾非誑語掃猶若彼一掌殊勝  
閭浮塗復如何造新不如修故矣茲晉陽古城并州舊址  
惠明練若華藏浮圖傳阿育八萬四千之一在眞丹一十  
有九之數立白霓於懸甕西通雪山接紫光於泥連東來  
沮洳而此爲最與他並雄運遞光明紀年正統晉藩寧化  
懿簡子侯奉供僧田爲善優於河間檀施沃壤斷疑篤於

竟陵刈自然之香稗殖應食之麻豆劫灰振古如異三淪  
以適莽蒼樓炭斯今不持一鉢更輕飛鳥惟深贊嘆但有  
徘徊邇者蒲坂無聞榆社久隱代東之琉璃弗現霍南之  
鈴鐸猶鳴慨及荒涼興言頽廢却花麥秀雞雀憐憫於荆  
榛祇樹黍離獼猴悲慚於瓦礫鴿於有覩兔斯靡如苾芻  
本和恥象教之陵彝冀威光之復振感乞毛於衆鳥難施  
髀於化鷹設有單復泔河無然欣羨果汁眼丁易拔千金  
不煩環杖羞搖一粒無外取之常住割外命以先捐還諸  
上方賚聖財而非募標立歸依之慧所調鍊愛取之慳緣  
無名而名不膩方膩亦所以省和蘭之怒息盧至之貪功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十一

愧懸帆雖違於不修梵福之戒誠甘拔草似可以稍通法  
施之權也薄劣下根希求寶楯珠網聰明貴種游戲金園  
玉池是二俱偕惟一不共莫作是想還如實知花年梵歷  
經始落成干同號公龍伏之辰支合菩薩馬游之次大小  
閏遲百八七月熱雨寒歷四十五時竺譜太子習書之初  
漢表共和行政之始乃得翬飛精進矢直莊嚴淨界仍平  
化城復睹焉耳原夫寶頂迨於露盤肇基有隋再興北宋  
飛影咸平斷手景德祥符賜詔元豐勒碑自福建子之邪  
因金光閉於賢劫豈天人師之正見碧色惡夫僉人大音  
不完阿字徒爾莫法咸滅遺經殆哉文身字身少義多義

秦羅什之音聲最重唐元奘之章奏尤工斟酌中偏良爲三乘信解總持顯密別傳六字真詮思惟以我所得惟可問之如來蒿里昧無始之宗不知其盡也薤上隕光明之神種可不謂哀乎羣鹿遂嬈仙人哀鸞不動大覺波旬之神通止此悉達之降伏無他果艷頻婆無明最厚莠退嘉穀法忍宜先不得語人默祈示我是亦近矣制心奚待揣摩其有私焉離相豈容尋伺誓願伐蒙覆闇慧劍與油鉢共專振落無明德餅并鐵輪齊到文章氣運彌勒之樓閣鏗鉤時節因緣觀音之宮殿黼黻騰聲乎至思結撰室利慈仁抖擻其正念中隳韋馱加被離語言而歡猶雀躍勉抄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十二

撮而悲代馬鳴蛇頭之琬琰非倫象銘之泥鈞或應硯田之法雲虛蔭花筆之香雨空飛知墮梁昭明斷經之愆並懺庾子山綺語之罪無俾言玷有若貞珉矣銘曰凝蹇智入焰熾慧偕在我易去非彼不來染蛻朽菴淨蝠香液百骸誰親六陰奚在真正父母潤漬身樹種性堅好華情茂豫界有十八處分十二摠爲五蘊得非三際勝識境大劣資相微三業和合四大不違順結貪染生天尚礙如幻非滅童真不壞蓮花國土純男無女決定信心不疑實語愛水淫溢內火熱惱不溺不焚執金剛寶前後中有累劫費形漏器連注用成死生如遊園觀菩薩則能離命合性有

若未曾離形無識離識無智離智無圍永汨舍利結最粗鄙鍊殊精妙般若陶冶波羅紐要

閻先生傳

李光地

余聞百詩閻先生名久曩撫直隸先生嘗郵致所著書數種得披讀焉今之學者大抵搜華擷卉爲文辭之用而已至於字義故實書文形聲尙未有畱意講考於其間者若大者爲遺經源流禮典同異而地名山川史載人物眞贋是非之跡則豈徒以樸學置之抑其惡蹟就簡而自恬於譌陋嗚呼文武之道豈有小大哉萬一 朝廷舉行石渠之典吾知衆籍羅奏而莫之措辭儒者之羞非云小闕矣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十三

先生學極博論極核間有出新意掃泐說者究其持辯本末悉有所据依趙贊善志其與汪鈍翁難喪禮事昔者眉山蘇氏曾以是嘲伊川矣其門人爲之答亦曰正叔太君先逝而已令有如先生歷引古意折以通禮彼不得於言者豈能無媿惜乎先生逸處終老曾不得奉 清燕備

顧問蒐

秘府校藝文與諸儒上下折中贊經史於方

微補遺軼之文獻是誠可悲也已余嘗慨夫老成日遠舊學彫傷晚出後生益將無所考質自余登 朝後識面者長洲顧寧人宣城梅定九鄞縣萬季野知名者尙有三數輩而先生其一也諸君子皆博極羣書能以著述自通於

後中間有專門名家者就其所造古人不讓也今惟定九  
尚老而康時致音問餘則皆零落不可復見每覽周易碩  
果之辭大雅典型之詩俯仰斯文不勝寤歎先生子詠求  
予言揭之原余不工金石之文故謝不爲而其學行大致  
則趙志具焉聊寫余那頌先民之思倣司馬氏伯夸屈原  
體爲閻先生小傳康熙癸巳八月清溪李光地頓首拜撰

重修臺駘廟碑記

高若岐

子產語叔向曰金天氏有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  
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云云所謂大澤  
者卽環東莊之一片水是也地以人名故謂之臺駘澤後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十四

人思其宣障之功祀以報之而有二廟一在王郭村昌寧  
公廟昌寧公者石晉天福之封號也此縣中之公廟每歲  
端午日有司祭之一在晉祠居於廣惠祠難老泉之間此  
則東莊高氏之所獨建也其不建於東莊而建於此地者  
因臺駘澤爲水之東滙故建於其源也創始於嘉靖之十  
二年重修於雍正之八年高氏始之高氏繼之宜也 貲  
三十餘金閱時一月有餘墻壁完好神像如生棟梁榱桷  
璀璨陸離與山川喬木互相輝映亦晉祠風景之一助也  
其經理之人與布施之衆皆當詳列於後使與斯廟均不  
朽焉

遊蒙山記

高若岐

己巳夏避暑於壽巖壽巖藏兩山之間鬱鬱無所睹急欲登蒙山砦一寬其眼界而苦於蘊隆之蟲蟲既望清風飄拂晴陰相半乃與友賈潛士謀着屐焉未午而飯發自觀音堂之東百餘武而北入山脇得沙溝水曲折而迎溯流而西有疏柳椒樸及菜畦互相掩映此水鳴於綠陰之中耳之潺湲目之青葱已有引人入勝之資矣水聲漸激復北轉見石山從面起水自山上飛撲而下山形如樓臺歷之數層至水之源其旁雜花點綴野香陣陣逼人徑東北懸扳援而上西得磐石杏四五株蒼鬱陰翳颼颼風似待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十五

人憩息者就樹根而坐忽見石塔坪聳峙於南是時片雲隱日山色抖擻紫綠鮮濃如洗游興益增斗折蛇行二里許遙有最高峯以爲卽砦矣比至復爲數峯所壓披草而行每上一層必且四顧以盡其層疊之勢更跨一壑折於西北始於羣峯間露一巔岼而拔起者而後爲蒙山之砦七八折抵其前息者三而後登其上寬平有石蓮池注底石及物基地砌之形劉繼元避暑宮之遺趾也西山一帶馬回尖漫天嶺而外起者伏者舒者蟠者連者斷者南北經者東西緯者勢皆拱於砦上則見結而垂如鶉縷曲而走如樹根鱗而次如堦級股而分如燕尾陡而挂如簾皺

文雜糅如衣折如麻木如狼藉草村落如墨點汾河如銀線涂河如蝸鈎臺駘澤如露珠如卦畫者城郭耶如樵者浮圖耶如月彎如懸磬如指甲痕者汾東諸山耶此山與懸甕方山鼎足而立而所見尤遠移時山雲亂起直者如蒸氣橫者如長烟而皆在屐下風飄衣動雲陣錯午恐爲大雨之行也乃去屐後齒衣忽潤澤諦視則已爲雲所旋繞但近則不覺耳未至半路雨沛然來避於山額之下雲飛旣溥遠峯泯迹目前岩壑澡浴瀟灑草木生動亦如人得快樂之致者雨殺竝震霖而下漸聞澎湃之聲比出沙溝水勢大震視來時漱石鳴玉者所見迥別風摧雲破日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十六

光斜射已近暮矣卸屐壽巖速命毛穎記之

太原晉祠記

蒲郡太守周景柱 遂安人

晉祠名甚古自漢以來蓋有之至唐宋時遊其地者往往見於詩歌而唐太宗方起兵禱謁祠下旣獲神助親爲文書焉以刻諸石由是而祠益崇然嘗考之前世以唐叔爲晉始封之君故廟食焉是以爲晉祠今祠仍初名而祠中爲廟者八曰聖母曰玉皇曰三清曰泰山曰臺駘曰藥王曰真君曰苗裔堂而聖母祠者尤爲世敬奉則後踵事爲之而非其舊也祠在太原縣西八里後倚危峯前臨大道地爽塏而境清曠祠門有樓頗高壯榜曰勝瀛入門已聞



水聲而黛色烟暉參差霏結丹楹紺宇錯落列布有望之傑然棖棟宏麗獨冠中居者聖母廟也廟故爲女郎祠不知所從始宋眞宗時因祈雨有應遂加封號稱昭濟聖母云廟左右有原泉二山海經云懸甕之山晉水出焉泉則晉水矣夾岸分南北流昔人斲石泉上爲機其下以激之泉從甃處如巨井狀上翼以亭左右皆然太原人謂之海眼泉經昭濟廟堦下其上有橋飾以朱欄左泉曰善利右泉曰難老汨瑟琮琤韻響琴筑空碧瑩明朗鑒毛髮沙石游魚纖微可數酌之味尤甘冽去廟三十步有流盃亭跨泉上後或易其名曰小蘭亭泉至此流出祠外流雖遠而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十七

澄潔如故橋之當甬道有鐵人四如浮屠氏所稱天王者各高五尺宋紹聖中或鑄以事神祈福勒歲月姓氏於上至今七百年尙未泐廟前松槐皆十圍古柏數株疑隋唐時物其二尤奇絕勢若偃仆而根幹橫生枝葉盡脫堅勁如石膚理紐蹙若吳道子畫衣縷狀使觀者流連廟左爲朝陽洞洞旁有南北二洞皆可入洞上爲朝陽閣以祀仙人呂公閣倚山半起磴道數十級躋而升以望其下林木蒨茂鬱翠無際顧昭濟廟金碧琤璫掩映樹外而飛湍激瀨潺淙不息幽鳥弄音於芳樾清飈襲扇於巖曲亦眺賞之最勝矣去朝陽洞少許爲唐叔祠祠僅屋三楹祠旁有

亭覆貞觀碑是所爲晉祠銘者宋時人題名多刻碑陰及兩旁皆完好可讀祠中碑至多唯貞觀者足寶貴凡太原之人宜知愛惜焉使益保永久而弗毀也方余少時觀水經注已心知晉祠而無從至焉乾隆十二年奉 命典郡以行縣到祠下因得遊其中乃歎夫運會之遷移非獨人事然也雖鬼神亦有代相盛衰者焉方在唐時叔虞之祀猶烈自昭濟之號隆而桐珪受封報功崇德者乃漸而泯矣且酈道元所記其景物清美勝於今時者已莫可想見卽明高汝行謂之亭榭凡十有二大抵圯廢少有存者又可爲太息哉惟晉祠之傳旣久且遠而晉地游觀之勝必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十八

以是爲首稱固不可以不記況乎晉之水其爲利於太原之人者博縣多膏漑而歲無旱歉庶幾養人之德焉余守官於此慕古爲政者宣德意以及於民思無以繼之因是以挹泉流之清而思澤潤之所被而用自勉焉是則余之心也夫因具歲月記而藏之越十二年己卯宰是邑者江右黃明府與余同此心也而余典郡蒲阪以公事又到祠下聞前所記刻石如右

重修學宮記

翰林兵部  
科掌印 楊二酉 邑人

太原縣學宮自明洪武移建縣治卽初建於茲所初極庳隘至正嘉以來鄉少師王恭襄公言之當事始得規模大

備壯麗可觀恭襄因之作記歷三百餘年雖間有修葺不  
過因地補苴無專功唯大成一殿我 國朝於康熙癸亥  
重修雍正戊申補修載在碑乘尙得完整其他祠廡堂亭  
齋署各所向皆用土基邇年屢遭風峪山水犯城壅其隍  
城中水不能洩日漸浸漬而此地又本窪下殆無完宇乾  
隆歲辛卯會仁和孝廉周公諱寬來蒞是邑謁廟而心惻  
焉亟召四路紳士於明倫堂爲重修計咸曰善迺區工爲  
四路闡其一分戟門兩廡名宦鄉賢兩祠暨牲廚饌庫諸  
所爲一區尊經閣敬一亭泮池爲一區明倫堂西廡爲一  
區啟聖忠孝二祠櫺星等門兩綽楔及東西齋爲一區有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十九

挑築新基起造者有仍就舊基起犖者各增厚二三尺有  
差計工費俱約畧相抵卜吉興事同時並舉而各路亦能  
選廉敏勤幹之人專其任一如已事必求堅實華麗而後  
卽安又命教諭冀君起莘就近督率公仍不時視工凡甃  
甃木石之材民自採辦不假吏胥有捐輸不力者公勸導  
鼓勵之故人多樂從然分毫必令自交工所官不預焉壬  
辰七月工甫過半而公以才能調劇當事急簡吳公代之  
公諱重光維揚孝廉通經術曉治體下車之日卽以振文  
教端士習爲首務諄懇之意見於令牘頃聞廟工貲費不  
敷兼剩夥工數處無出公曰是可成九仞而虧一簣乎計

照前估加捐十分之二其勸勵一如前尹又以衆歎多不在民而在役詰之果驗人服其神是役也經始辛卯四月落成癸巳三月經費綦四千金其每路工料需費如干經理捐輸各姓氏別詳於石茲不贅入司鐸冀君不以二酉文辭荒陋率首事諸君賈塏朱孔陽段禮崔大訓賈晉良段時若王廷瑄等僉來晉祠囑二酉爲之記夫一學宮前人竭剏造之力以期永久勿替乃至荒蕪頽敝忽忽數十年其中豈無人焉目擊心傷者然淡漠視之則亦過而輒忘已今之紳士猶是也而連次得逢兩公克勤於始能善厥終不過閱十數月而朱薨碧礎之美文稅丹楹之勝可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二十

以復正嘉舊觀而峻聳過之謂非我原文教之將興曷克有此嗟乎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必經明行修乃得爲國家有用之人故曰古之學者爲己又曰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此固先王設教明倫之本義卽兩公重修學宮之盛心亦以是爲惓惓也若置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道爲卑近無足學而徒以祠章干進濫竊科名則雖出入是門恐未必爲宮墻光也更或惑於風水之說謂學宮修則文運興視爲僥倖功名之捷徑其狎侮也尤甚於兩公惓惓之意奚有當哉二酉以兩公之賢世莫能忘而并原夫設學之義與諸君交勉焉

重修城隍廟碑記

邑進士 石敏

萬年民社之依百里觀瞻之重承旣頽之遺蹟恢再造之鴻模惟斷乃成匪誠不集城隍神之祀前史不詳所自始其軼見於他說者則自唐以來傳稱唐李陽水爲縉雲令禱雨於其邑城隍之神約以七日如期而雨由是以觀神之爲靈昭昭也歷宋至元厥祠漸廣而未達於天下明洪武初釐正祀典倪俊惟岳乃請天下郡邑並祀城隍於是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二十一

隍卽城池也池無水曰隍易曰城復於隍是也祀其神者義若大蜡之祀坊庸答其捍衛之功而已志稱順天府西南有京師都城隍廟以五月十一日爲神誕辰遣官致祭宏治元年給事張九功上言城隍之神非人鬼也安有誕辰且南郊秋祭俱已合祀則誕辰之祀非宜詔仍其舊今所在郡邑無不崇廟像而祀誕辰者而爲辰又各不同至或爲之說而實以人如世傳周忠介公陸清獻公之事殊爲不經然而文昌星象也而實以梓潼元武北宿也而實以武當其靈爽赫奕較然耳目今以屹然之壙塹然之池之靈而能使天下人尸祝而俎豆之恍乎如見惚乎如聞

卽謂有忠魂正氣實式憑之幽明之理亦應非誣若夫森羅地藏之設考之傳記有崔府君神者實主冥事始於唐而盛於宋景德間封爲護國顯應公後世遂以附城隍之祀而取釋氏輪迴之說以傳會之其非典禮無事深稽顧嘗謂典禮之設要以昭勸懲而扶名教今愚夫愚婦有不懲三尺法而阻喪於兩廊之鼎鑊者有不勸千金賞而鼓舞於再世之福因者假昭布森列之形怵焄蒿悽愴之狀神道設教禮以義起威福而顯相之固前人廟享之心也然則城隍一祠其爲民社之依觀瞻之重豈第以其屹然塹然者足資捍衛之功已哉原邑古晉陽地也歷周至明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二十二

沿革屢易洪武四年始移縣治於今所潘侯原英實首城池之役而神廟亦創於是年後嘉靖三十八年曾事重修隆萬之際遞加增補隆慶二年始建大牌坊萬曆七年建蓋馬王殿十二年始建獻殿照壁至國朝順治元年間復爲展益展修寢宮添樂樓前廈四楹而規模

大備矣惜碑殘簡闕無以詳其工費經營之迹而前人之締造要有所不可沒者自是百餘年來風飄雨毀漸就陵夷官師林立曾莫過而問焉蓋國家承平久矣烽烟不作戎馬無驚所謂城之高而隍之深間且卽於崩頽填塞而莫或省憂固無怪乎土偶其神弁髦其廟也坐使長廊峻宇成鼠雀之巢墟肅陞崇階作荆榛之藪澤垣頽址陷

棟折榱崩向之聳觀瞻而寄民社者適足以長僉壬之玩侮而褻正直之聲靈其爲摧廢非小務矣雍正間海寧沈侯諱繼賢曾葺大牌坊及馬王殿五間將以次興修而未果今上御極之十一年漁陽梁侯以廉能自嵐調茲邑慨然有振廢興衰之意時週隍久淤而北城毀者且十餘丈公擘畫修濬既完以洫會汾水西決距城不數武人心駭顧無策公定議引歸其舊身循鄉邑且督且諭露宿風餐與民同苦遂集大衆俾返其流而高城深隍賴以無恙蓋公蒞政之三年也於是邑人士以重修神廟爲請公曰是余心也惟是百年遺構頽殘已極雖爲踵事之新不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二十三

異創興之鉅將非一手一足所能任與一金一斧所能成也僉曰惟公之命無有敢惜爰議首事人崔熠段統宸高峻石宗瀛段墀段士誠王振宗王勤崔嶠朱湛朱周冕攸大受郝晴蘇清王耀曾李槐蘇承轍賈大猷李謙賈嗣誼師當仁王鳳鳴崔鳳儀彭愈壯李竝德等集於廟而部署之城有總鄉有倡勉之以和協勗之以公勤會籍程物董衆勸施却派率之財獎樂輸之數不數月而金之登疏者以千計於是居材庀器鳩工募役遂以明年二月二十一日告於神以藏陳事經始正殿及於羣宇無小無大且徹且修庠者舉之隘者擴之一椽之蠹必更寸木之朽悉易

輸鏹日至工用大集衆情之歡愜百役之踴躍諸所規畫之詳盡而悠遠方未終一役未就一室而已知其工之必可成而成之必可久矣蓋公之誠足以動物而公之斷足以持事一時勦厥役者又皆能體公之心而無敢有玩趨所事如歸其室督所受如治其屋有倫有脊無迫無懈凡三越歲而自門徂基頽者殖殖歌者奕奕崢嶸傑壯巍然改觀蓋工既其十之七而侯以是秋被簡命刺大州去雖黜聖未施莊嚴有待要其規模之所就亦足以慰公興振衰廢之意而屈指可以計其成矣會歲事之歉輸金不時至工餽有缺暫與休息而三原劉侯繼公而至下車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二十四

展謁間所以不卽終事之由卽爲愆愚誠諭俾在疏之金各輸其數越歲漸集乃舉績事葺階除鏤髹丹鏤次第以畢然後朱甍碧礎輪奐輝煌文祝丹楹彩錯照爛神祇之赫濯陛楯之嶙峋乃真足以聳觀瞻而寄民社矣於是劉侯復調任陽曲而陳侯始政深幸茲役之有成將謀善後以及其餘侯之斷而能誠又有後先同符者已計其所修若正殿若寢宮若兩廊獻殿鐘鼓樂樓左右角門街口廟側三牌坊皆因其舊制而徹新之若會館四楹道院一所則毀其殘屋而展建之馬王殿舊無扉扃則改而設之以作大門八字墻旁畱夾道則引而竟之以隔內外六角香



亭在獻殿之下特移於寢宮高禱神像祀寢宮之偏始廟於西墻大牌坊修葺未久就加彩飾照壁特堅整但與圻塤經始已已落成甲戌首尾六年積工二萬五千糜金五千五百餘兩既竣事將勒之貞珉以紀其役而問文於余余惟斯役之興實存舊貫而工費經營若是其艱且鉅也則前人之創而成之者力且倍蓰於茲今數百年耳而其遺碑餘碣曾無有紀其一字以存爲掌故者豈非其文之不足以述而操筆者非其人耶則余之不文將曷克以壽斯役惟是斯役係人神典禮之重父兄宗族實與勞動而余未有一勤一力以坐視其成則竭所知見鋪張而揚厲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二十五

之固其職也其又敢以不文辭爰述其祀典之由來神稱之名實廟貌之緣起與斯役始終本末工費經營之跡而於吾仁侯之大有造於茲城而不惟汲汲於神之廟者尤三致意焉蓋以望夫後之父母斯人者其於民社所關觀瞻所係皆如公之斷而能誠以興其衰而振其廢而任事者悉能公勤和協相與以有成也則豈惟栖神之宇相維於不敝而所謂城之高而隍之深者行且益完以洫而永固於金湯矣後之人或不鄙其文之陋而有取其義則斯記也雖一役之紀述亦庶備一端之掌故云爾

乾隆乙亥記

沙堰碑記

舉人

趙謙德

風峪石堰創自前明正德初載嘉靖七年重修原邑城郭田廬幸無山水漂沒之患蓋二百年矣堰長五百丈有奇每逢霖潦山水漲發諸壑之水滙出谷口循堰北流經羅城閣轉由縣東渠至三岔口分注退水正東鰾地等渠以達汾河此故道也歷年久遠時有傾圮 國朝僅存石堰二百餘丈尙資捍禦乾隆初年堰北沖開壑口八十餘丈峪水東下散漫橫流沖爲沙河三道侵及縣城東北二關及古城營地畝於是河之故道漸爲城北等村居民佔種至乾隆十七八等年又於堰南沖開壑四十餘丈縣城西南關及附近田廬沖害更甚嗣據紳士朱周冕朱周德崔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二十六

大典等呈請修復而城北等村紛紛告阻尋以頻年未有大水因循中止至乾隆四十一年任祐白昇崔煦郝聲孟宗周劉榮宗等復與張顯等爭控經攝太原縣事歸化城蒙古民事府轍審明詳請修復蒙 院憲委本府周勘明隨委蒲州分府劉知太谷事單協同馮邑侯勘辦得縣東渠故道窄狹恐大水暴至猝難容受擬自峪口至大柳樹沿岸佔種地畝悉令退出酌量挑挖寬闊俾其勢行遠而流緩自大柳樹下橫穿縣東渠身直至汾河挖寬二丈深一丈長約七里許合計需占民田五十八畝八分七釐按畝給價則河道疏通水有歸宿而城北等村亦無漫溢之

患庶爲一勞永逸之計隨行 院憲巴大中丞假運城查  
鹽之便協同藩臬道憲親行勘核回轅日繪圖奏 聞奉

旨俞允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動工四十二年  
七月底告竣補修南壑長四十五丈高二丈趾厚五丈收  
頂三丈北壑長八十五丈高二丈趾厚三丈收頂二丈堰  
尾高一丈五尺趾厚一丈五尺收頂一丈長十丈統計新  
舊堰共長二百零八丈計費六千三百金闔邑士民等公  
捐是役也經費銀錢悉屬紳士朱孔陽崔大觀王廷昭郭  
應奎董率其事工竣之六年徵余文以勒諸石因述其始  
末如此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二十七

重修晉祠難老泉水口記

趙謙德

晉水自懸壺山流出唐侯祠下匝地皆泉而難老之水爲  
大水自石瓮中出分爲南北兩河數十里中資潤澤焉積  
年永久水口瓮石傾圯乙巳孟夏兩河甲長等同議修復  
庀石鳩功不終月而告竣其徑二丈寬三尺高六尺悉如  
舊制而堅實過之其爲費照用水南三北七之例各視畝  
分派董事者將勒石以紀之而問序於予且曰泉從地漏  
湧出數眼雖滙爲一淵而涼燠異趣其北是煖水工匠立  
其中久而愈覺其温南則爲冷泉踏之如寒冰至流出水  
口而後寒煖均矣監者下試之良不謬予謂温泉到處有

之惟登州招遠縣城東二泉並出一寒一溫土人斲石爲池而注之名曰新泉又吳郡江乘地記縣東南三十五里有湯泉半冷半溫共同一壑謂之半湯泉然則並難老而爲三矣左太沖魏都賦云溫泉毖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難老夫焉知古人取名之義不以是耶附記之俾飲水者別其性探源者識其趣云乾隆五十年仲夏吉日

懸甕山記

趙謙德

懸甕爲北次名山晉水出其麓方山踞其巔巔分三絡北則風峪之山環抱而峙者曰卧虎南則柳峪之山蜿蜒而迴繞之曰天龍懸甕則其中絡也自巔而下屢起屢伏伏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二十八

而又起其礫礫然懸空而中立者則懸甕也登山者由晉祠北龍王頭入明仙峪口行三里許有翠壁橫空險巖可駭曰赧愧崖蓋傳昔有因羞而投此者故名又里許爲小鹿角峯又前爲大鹿角峯峯形峻峭泉水清冽再前爲涼巖夏午日光不到行者多憇焉又半里許爲磺窰口正西一峯壁立如屏北巖空洞多石室蓋昔人避兵之所西北爲遊明仙寺路其南兩山竦峙如門曰石門澗水自門流出通以小橋遊者從此入焉自峪口至此纔五里溪澗曲折岩壑嫵媚已遠塵境矣仰瞻懸甕則層巒突兀出烟霞縹緲間殊可望而不可卽入石門里許山數轉徑頗迂曲

其西澗流注壑中琮琤琤如彈古琴如鳴環佩爲坐石  
詠左太沖詩由澗南折而東上爲南天門俯矚塵寰已隔  
下界御風而行飄飄然有凌雲之槩又折而西上爲古白  
雲觀下院舊址老樹扶疏野人倚崖而屋者數家又自崖  
南上折而西北爲香泉澗泉水芳潔飲之多壽蓋難老之  
上池也每山雨欲來雲滃然起澗中頃刻彌漫萬壑咫尺  
不可辨或暑雨初過殘雲欲斷往往有虹霓下飲澗水移  
時乃去由澗北捫蘿上丹梯翠巘樵徑縈迴累石數折而  
登則連峯矗立洞壑窈窕渺然別一天地矣白石門至此  
僅三里然路轉峯迴忽隱忽現或露半面所謂懸甕者殆

約畧似之蓋至是而後恍然也其石之懸而起者無小大  
皆象古甕形大者斲其腹而洞之獨西北一洞清幽虛窅  
自然天造吞吐風雲莫窺其際自來探幽者罕竟其奧有  
道士聚糧而入逾旬而返亦莫能窮也其始僅通以竇屢  
折而俯入漸空洞有光徘徊周視則懸壁纍纍水冷然下  
滴潭中不知其底壁間有穴環通而過則曠如奧如豁然  
無際怪石奇峯橫斜參錯不可名狀類皆多年石乳所滴  
層累高低幻成異境其巖深處有平石可憇憇之飲其水  
不異瓊漿倦則枕石眠遽然而覺則又遊其竇之旁通者  
迴曲俯仰皆有徑可人然莫測其方所遠近亦無陰晴晝

夜之殊但瞻其闕處虛白乃入至深邃處則杳杳冥冥恍  
惚不可端倪亦無從問路矣蓋茲山爲仙靈窟宅往往有  
逸人名士游息其間而茲洞特據其勝洞口上倚層峯前  
臨絕壑其旁數峯拱立皆磊砢有丈夫氣槩洞外平敞橫  
可數畝古木欹斜巨室森立映帶參差如畫坐望千巖獻  
秀嵐翠欲流藹藹浮浮極造化氤氳之妙下瞰晉溪所溉  
平田萬頃如繡如雲而汾流環繞如帶沿河村落歷歷在  
指掌間遠望太行橫亘數百里盤紆茱萸鬱蒼翠迷茫爲茲  
山東南之嶂其東北蔚然而秀者爲靜居觀觀踞臥虎山  
上層厓崒峩古栢陰翳仙人披雲子鑿石室爲修丹之所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三十

後仙去洞壁遺偈尙存雖有道流注止亦罕悟其趣也自  
靜居西下峪中四面巉岩如削栢生岩罅中不得茂然正  
以不材全其天年老翠婆婆不知幾閱世代其中霍然一  
山林屋蕭疏爲古明仙寺寺壁多名流題詠然仙蹟久湮  
畧存梗概荒草斷碑半付蒼苔煙雨矣寺西岩有石室四  
其西南則幽壑谿岈圓峯突起蓋懸甕之背也泉清蔭美  
山農多面壁而居由山背西上折而南鳥道崎嶇又東折  
而始達於甕巔境愈高矚愈遠而遊者神愈曠向所歷寺  
宇人家皆俯而察之又折而南下二百步爲古白雲迎福  
觀至明季始廢爲民業內寬外密自爲一區嘉樹陰涼泉

源芳潔其曠然可望者若晦庵之雲莊而廓其有容者如李愿之盤谷在茲山最爲幽勝唐相裴公美嘗退隱於此蓋已近千年矣觀基久爲廢圃適予來遊以價得之起石室三間貯書其中榜以得一山房另有記又向西北斗上三里許至峯頂極平曠然皆石石方廣數里皆如砥周覽太行界內所環之境凡會城以南原郡所屬鄉縣盡在指顧間五代時漢高祖嘗建離宮以避暑古甎零落半委烟蘿矣有浮屠舊基至今呼華嚴塔云前俯瓮峯直摩其頂而羣山揖讓周旋皆拱伏其左右西至方山又十餘里鬱鬱蒼蒼磅礴雲表長松大石礪礪離奇杳靄幽深益遠人

間世矣蓋甕山之秀實胚胎於此又下折而東南爲天龍山千林萬壑翠彩交浮絕巘流泉虛巖蔽景中有聖壽禪林早年爲十方常住勝境名人碑刻頗多其東北爲高齊神武避暑處石室雲深宜遯世藏修者居之按自北齊以龍山名縣遂沒懸甕之名故舊志載明仙白雲靜居諸寺觀皆屬龍山而晉書地道記及十三州志又並言晉水出自龍山酈道元水經注據山海經駁之是也然猶未詳其說蓋北次二經之首自管涔以至敦題五千六百九十里凡名山十有七而懸甕爲第三山接少陽狐岐兩山之界然則兩山之間皆懸甕也其諸異名如方山天龍臥虎之

類各以茲山形勢踵增其號非形家所附會卽野人之俗稱矣予少時聞父老言甕山石洞之奇旣心異之及來遊訪穴居其中者畏雲氣侵人已塞其竇竊又疑之厥後土人贈予一小石峯曰此積年石髓所滴而成形者採石炭者得之甕山巖窟中尙有數枚爲人取去諦視之高不及尺圍不盈拱圓潔秀潤橫紋縐疊而其端甚銳蓋乳筆也於是始悟洞中果有此異矣因憶及縣志所載土人於夜靜時洞中常聞音樂之聲噫果音樂耶聲何以從洞中來耶則豈非其水之冷然而下滴於潭者於夜靜後聞之耶然則父老所傳道士之遊信不虛矣最後一山孤標峻極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三十二

秀出羣山之上俗呼爲妙尖山山半有青崇崖松柏參天溪壑超異下有分水嶺其中一支數起而前達方山俟暇日並窮之姑紀厥槩以存茲山之面目云

重修唐叔虞祠記

山西布政使

朱

珪

大興人

大夏之虛龍山之陽實啟唐國自班固鄭元杜預以來未之異說也疑者曰太原故戎也趙氏始有其地去翼六百餘里勢不能遷然則咸林之鄭曷遷乎虢郟且翼近平陽而太原爲大鹵傳曰疆以戎索則叔虞之封於太原也何疑縣西南十里晉水之北故有唐叔祠所謂晉祠也殿脊艱陁面勢偪隘乾隆戊子夏珪自楚臬遷於晉同年今楚



南撫軍梁公以書來曰國治監司冀寧志乎新唐叔祠而未果子其勉之珪來謀於冀寧觀察徐公浩屬太原令周君寬鳩其役更故殿址爲享殿而拓正殿於其北凡九丈負之山麓增高丈有一尺建東西榮各三屬以長廊繚以周垣門闕巋然登降進退翼如也凡木之材二千七百有奇甃甃之材十萬有奇工二萬一千五百有奇費集於同官之輸某某若干列諸碑陰經始庚寅七月落成辛卯九月邑人給事楊公二酉鈎初榻貞觀銘於石與故碑屹然並峙珪再謁祠下喟然嘆曰晉封於趙太原其保障也迄今幾三千年中衍之後不祀忽諸而叔祠獨新然則叔之

明德遠矣祠之右有聖母殿或曰水神太原閻若璩曰蓋邑姜也母封聖母子封汾東王璩從草間搜出宋政和五年殘碑乃姜仲謙謝雨文詞曰致祭於顯靈昭濟聖母汾東王之祠惟聖母之發祥肇晉室而開基王有文之在手其神靈之可知璩言宜可信嗚呼姜嫄宮於魯而邑姜祠於晉周德肅雍之盛又豈叔隗趙姬所可同年而語哉爰記其事而爲之銘曰武惟五穆同母者唐有文在手翼周而昌叔侯太原實沈之野晉水滌滌懸甕之左成侯南遷唐疆於邊鞅卹割據趙號叔延李唐躋暴禱祠興甲銘德豐都道隆懷夾醴泉有源呂伋自出新廟奕奕逢涌沕瀾

水妃娥娥聖母臨之山嶽千里惟叔歆之有蓮有稌不風而雨億萬斯年穀我士女

輓烈女九姑

邑經魁

玉曰聰

戊辰春夜衙署災黃令媛九姑素嫻閨訓雅愛詩文  
暮夜遇災衣不蔽身寧死不避竟被焚

嗚呼女子何舍生而取義竟蹈火以忘身豈生死有地應殞於從宦之旅抑天意有緣故成乎貞烈之名不然何救災之民擾擾而不獲出爾於熏赫之蒸吾想夫回祿之方熾也猛烟橫發飛焰上騰掩蔽明月歷亂列星鳥驚失宿人各亡羣於斯時也雖有反風之誠拯之而不及雖有暎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三十四

酒之術救之而不能爾非姚光安能坐荻而持卷爾非眞君安能拔宅而同升女乎其爲日中影耶何以遽落其形其爲電中光耶何以遽闕其靈其爲火中蓮耶必從法力而愈茂其爲火中金耶必經鍛鍊而後成顧是難也爲崑岡之燃亦旣玉石而俱壞爲巫山之灼亦旣芝艾而並焚繫淑女之何辜乃祝融之不仁當此暮夜倉皇即使衣裳不被亦處變之宜爾誰譏其自輕何人皆遠避而爾獨逡巡與其明乎保身之哲無寧甘乎燭火之侵玉肌滅兮爲枯朽紅顏沒兮作青燐肅冰操兮劍光燭斗勵貞潔兮白骨凌人惜矣哉捐軀一旦美矣哉垂譽千齡同炎威之烈

烈齊赤光之轟轟昔姬氏之克遵乎姆訓知若人更得於  
父訓之深聞之維秋之月正屬于歸之辰顧何泮水之未  
慶而已智燈之是迎將欲脫炎熱之場尙期灑楊枝而消  
怨將以厭鬱蒸之會尙其沐花雨以息心從此永遊乎淨  
土又奚戀戀於寰塵吾所疑者天上自有玉樓何有於人  
世之棟楹天上自有雲錦何有於人世之帛纁天上自有  
寶座何有於人世之金玉母亦宿根深者享受亦盈故用  
作嫁時妝者而悉引爲仙輅之繽紛嗚呼收華紫禁誰吟  
柳絮掩彩赤城誰辨琴聲愚也高爾之義重爾之行不禁  
歛歔而勒贊頌之文異日者采風而登烈女之傳當有竹  
帛之書珥筆之簪從是流芳名於不朽也云云

太原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三十五

王鈍菴先生傳

歲貢生

宋廷魁

介休人

先生諱勵字勗我鈍菴其號也姓王氏世爲太原名族先  
生弱不好弄喜攻經籍於書無所不窺弱冠遊庠食餼學  
使每試卽冠其軍一時名士咸推重之而從遊之士亦遂  
日以衆乾隆甲子舉於鄉應禮部試連薦不第房考爲之  
扼腕二十六年以揀選知縣借補保德州學正保德士苦  
寒無力攻詩文先生絕其饋遺時時課讀講貫已久文風  
丕變凡經指畫者悉有法度可觀四十年以積年例遷平  
陽府教授平陽爲省南大郡家多豪富俗尙逢迎先生至

則一以方嚴處之於是上官斂容而諸生奉以爲宗士有篤學者數來請益開示娓娓無倦色以道相接口不言利而諸生亦遂不敢干以利然先生自此憊矣先生家號素封自爲孝廉後家日以窘爲貧而仕仕仍未免於貧兩爲司訓清羶冷署齋厨蕭然幾於苜蓿興歌矣襤被而歸家徒壁立困而卒卒無以葬遂至破產以濟此所謂瘠於家而肥於德者乎自非戰勝君子釐然於義利之介孰能忍而至此乎先生至性過人少時遇父喪哀毀骨立殯葬盡禮閭里稱其孝元配高孺人早卒家政無主子崇本力勸繼娶先生曰吾豈非人情哉顧余無吉甫之賢恐汝遭伯奇之慘耳壽八十以鰥終乾隆五十一年歲次丙午暮春也